

# 刊校德孔



期二第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北平孔德學校出版



目 錄

兒 童 自 由 畫

幼稚園——

1. 林家瑋
2. 譚北秀
3. 高逢明
4. 張大偉
5. 鄭寶寶
6. 蔡連康

一年級——

1. 吳祖強

二年級——

1. 張慕慈

三年級——

1. 李培荃
2. 王 菲

四年級——

1. 徐小美
2. 郭亨嘉

## 繪 畫 習 作

## 五年級——

1. 周豐三

## 六年級——

1. 沈鴻藻
2. 龍懷民
3. 黃秀敏

## 七年級——

1. 李玉昭
2. 汪珠鳳

## 八年級——

1. 張迺芝
2. 李玉端

## 九年級——

1. 王芳純
2. 龔則琛

---

〔各取所需〕……………王青芳

## 一年級——

- 梁曾象：笑.....1
- 李志和：我的學校.....1
- 沈康南：花叫.....1-2
- 胡令容：忙.....2

## 二年級——

- 李平：我們的學校.....3
- 王瑜：小雨.....3-4
- 施惟樞：冬天來了.....4
- 吳徠：洋車夫.....4-5

## 三年級——

- 張孫機：昨天早晨.....6
- 梁春芳：給朋友的信.....6-7
- 王菲：我家的庭院.....7
- 唐強泰：打雪仗.....8
- 王瑞駿：冬天的北河沿.....8-9
- 程鴻嘉：金翅.....9-10

# 目 錄

---

## 四年級——

費禮奎： 一個冬夜.....11

周世魁： 烏鴉.....12

徐小蘭： 勇敢的兵士.....13

## 五年級——

蘇好孫： 一隻小鳥.....14

周豐三： 小麻雀.....14-16

徐 榴： 祖父.....16-7

## 六年級——

文毓秋： 離別.....18

黃秀敏： 晚霞.....19-20

吳汝蘇： 初冬的腳道.....20-21

## 七年級——

錢有森： 夢.....22-23

李志媛： 一個賭徒.....23-24

賀信庸： 怪夢.....24-26

## 八年級——

郭亨華： 苦雨.....27-30

文棟新： 節日.....31-34

九年級——

葛則琛： 表妹的歸來.....35-40

羅季玉： 小陳哥.....41-47

1. 關於一九三三下半年的「三甲」... 杜文成

2. 關於「四甲」..... 羅靜亭

3. 「四乙」..... 李潔淨

4. 一九三三年的「六甲」..... 錢秉燾

5. 神童莫扎爾德..... (廣)

6. 後記..... (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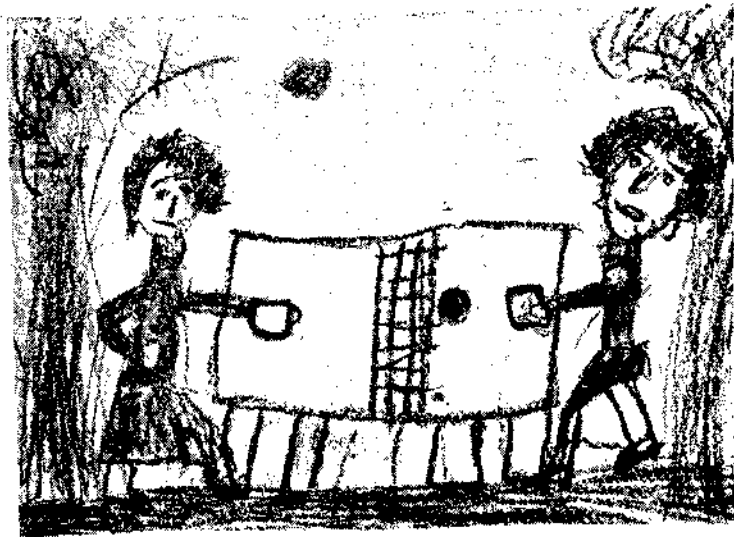
林家瑋

幼稚園



譚北秀

幼稚園



高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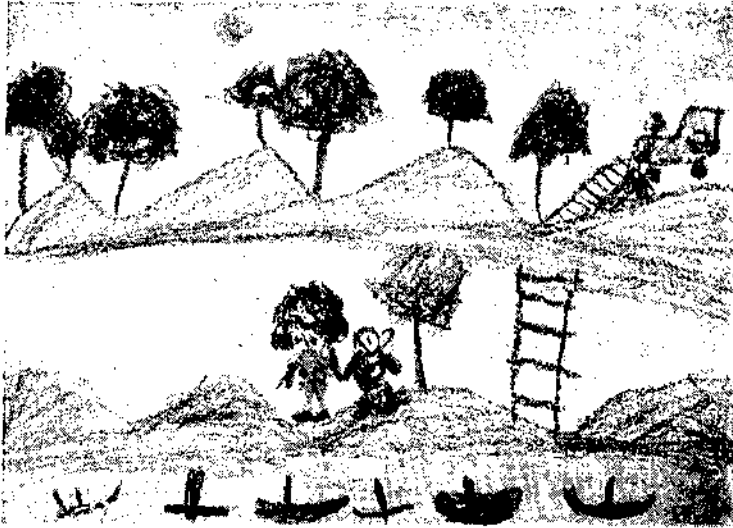
幼稚園



張大偉

幼稚園





鄭寶寶

幼稚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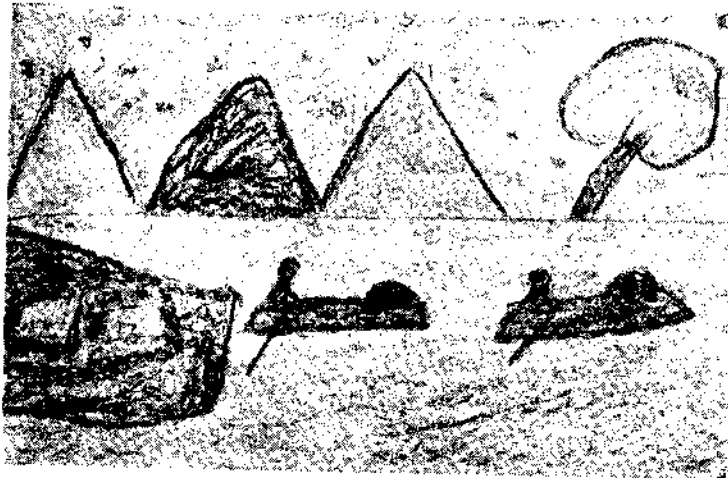
蔡連康

幼稚園



吳祖強

一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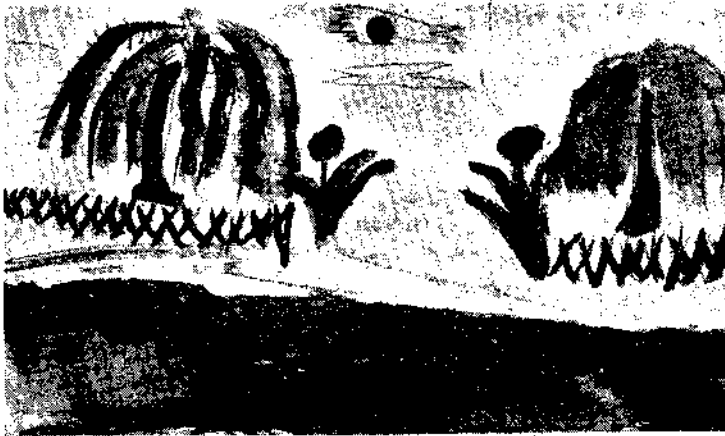
張慕慈

二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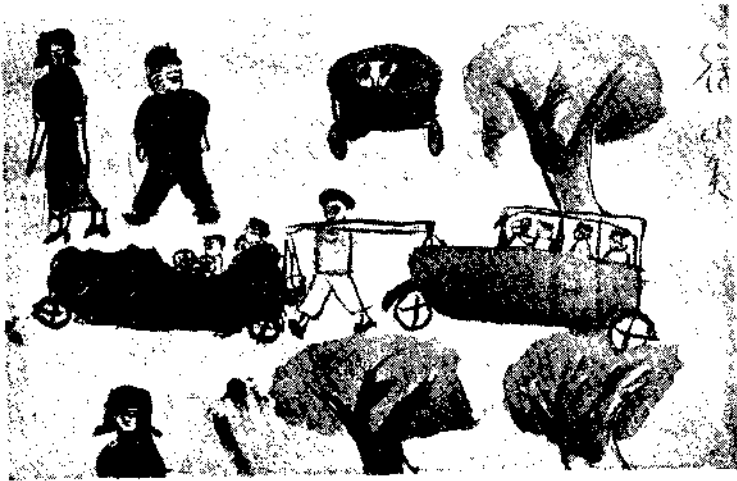
李培荃

三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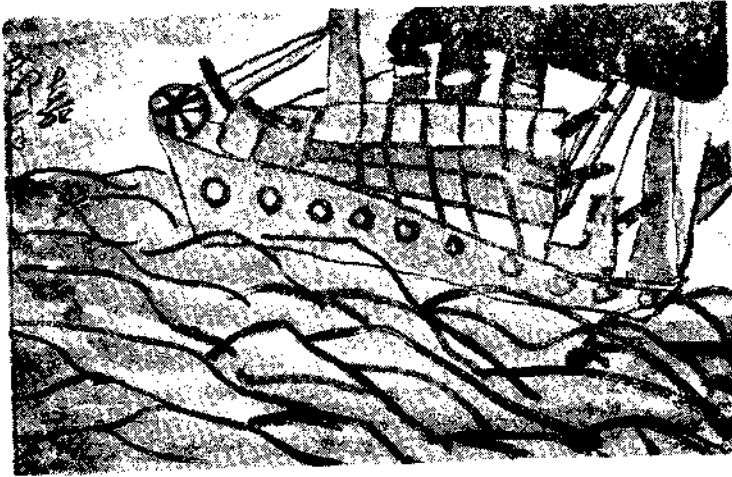
王菲

三年級



徐小美

四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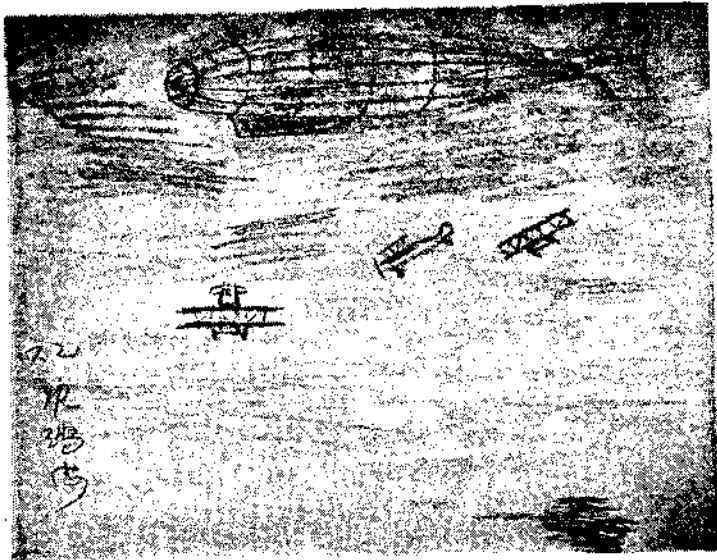


郭亨嘉

四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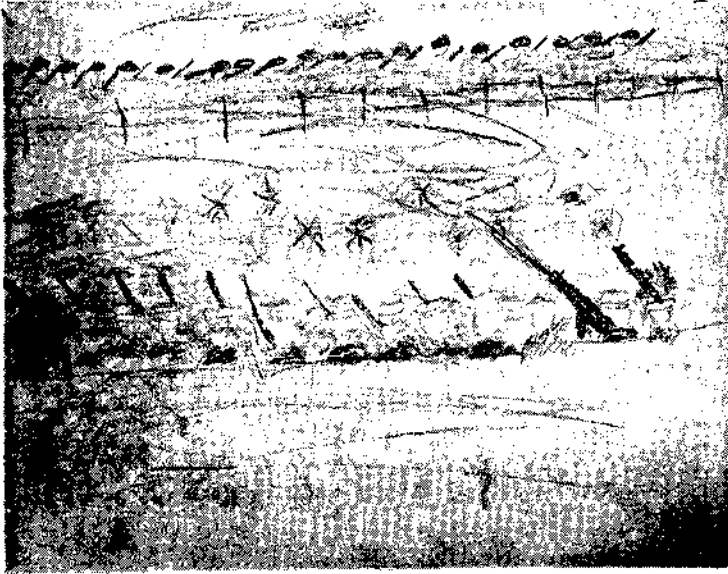
周豐三

五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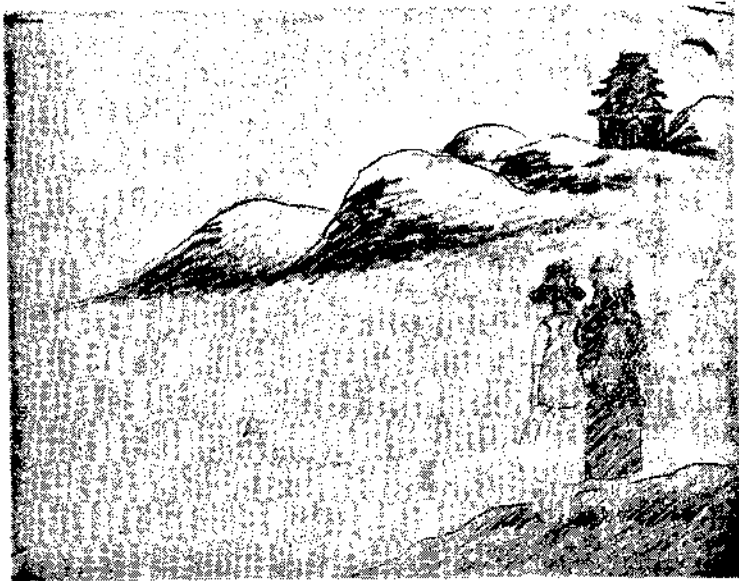


沈鴻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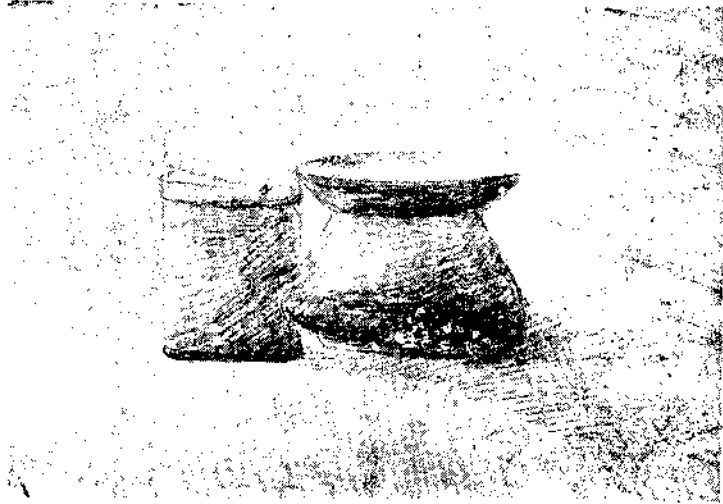
六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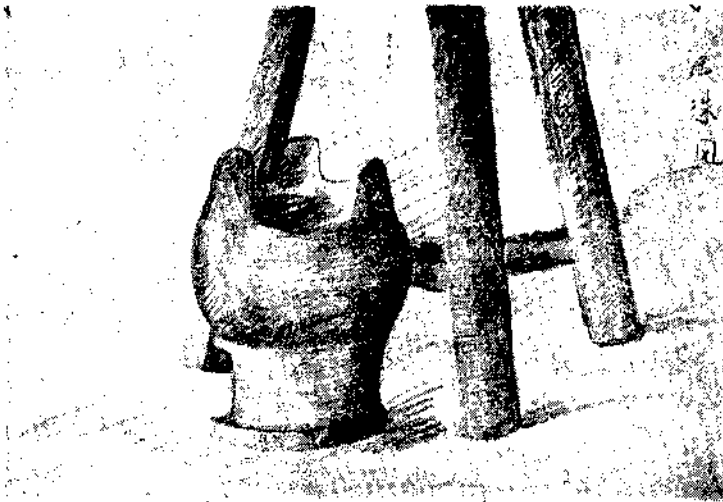
龍懷民 六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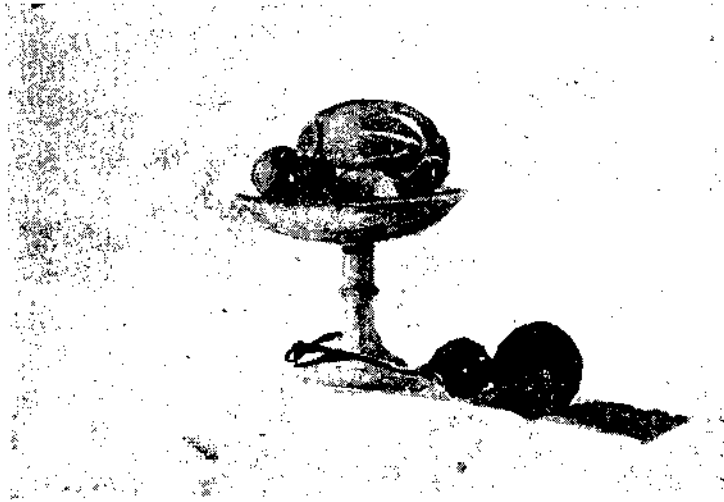
黃秀敏 六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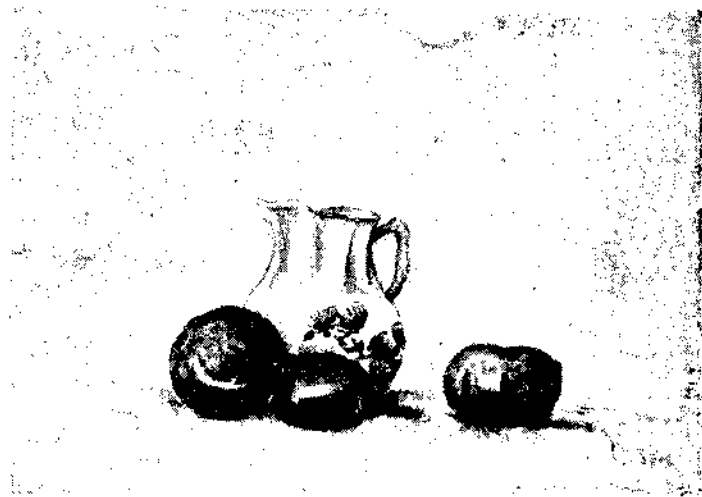
李 玉 昭      七 年 級



汪 珠 鳳      七 年 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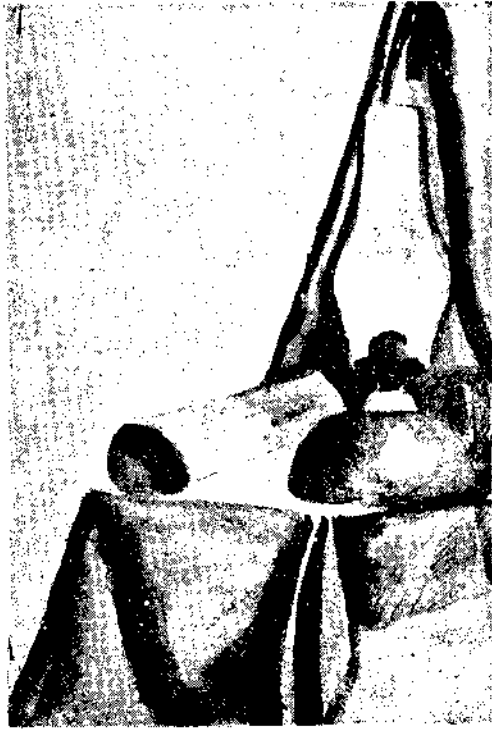


張 迺 芝      八 年 級



李 玉 端      八 年 級





王芳純

九年級



龔則琛

九年級

「各取所需」

王青芳



## 笑

張晉毅，一年級。

我在路上ㄅㄩˋ見一隻小狗，ㄏㄨㄟ ㄨㄨㄨ 一隻小馬跑。我跟小弟弟都大笑起來。

## 我的學校

李志和，一年級。

我的學校ㄇㄩˋ ㄌㄩˋ ㄆㄨˋ ㄅㄩˋ ㄏㄨㄟ ㄏㄨㄟ 你真好，有花又有草。你說ㄅㄩˋ ㄏㄨㄟ 好不好？

## 花 山

沈康南，一年級。

小孩子清早起來，到花山裏去ㄏㄨㄟ ㄅㄩˋ。

去 | 見 上 小 | 兒 叫， 看 見 地 上 花 兒 開。  
小 孩 子 快 樂。

口

胡 令 容， 一 年 級。

一 天 我 快 樂。 口。 口 見 我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我 快 樂。

## 我們的學校

李 平，二年級。

我們的學校，是個快樂的學校，名叫孔德，在東華門大街。共分小學，幼稚園，中學，三部。我們的學校設備很完全，管理很周到，有校園，有運動場，有操場。玩的，有鞦韆，有花果山，有滑梯，有轉盤，有轉椅，有鐵環，有各種皮球，隨意可以遊戲。先生也很和氣的，用最新的教法慢慢的引我們，同學也大家互相親愛，互相幫助，所以我們的學校，是個快樂的學校。

## 小 雨

王 瓊，二年級。

有一次，在秋天的時候，下了很小的雨，

我就說，『小弟弟上街上去吧。』我就帶了小弟弟上街去了。一會街上的雨水好像小河似的，我就回家去問媽媽。媽媽說，『天空下的雨，落到地上，就好像一條河似的。』

## 冬天來了

施惟楓，二年級。

冬天來了。我真快樂啊！我換了棉衣裳，大風把衣裳吹動得很好看。天天我走到大門口，大門口有好些紅的葉子，也有黃的葉子，牠們一齊飄動得很好看。我真覺得快樂啊！

## 洋 車 夫

吳 棟，二年級。

我家裏有一個洋車，可是沒有人拉，我媽媽說，『我們雇一個洋車夫好不好呀？』我們

說，『很好，很好。』後來我們就雇了一個洋車夫，我們有了洋車夫，他就天天拉我們上學校去，他還拉我母親到市場去，有的時候我哥哥還坐他的車上學校去。

## 昨天早晨

張傑漢，三年級。

昨天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大雪飄飄的從天上落下來，白白的很是可愛！我吃完點心，就上學校來。走進學校，見華德章，許熊，還有許多人，在操場上打雪仗，雪球一個個的飛過來，很是有趣。等我放下書包，再來看的時候，各人打得滿身都是雪。不多一會，就上課了。下了課，還打着玩，真高興極了。

## 給朋友的信

葉春芳，三年級。

親愛的小朋友：你本來是和我在一塊上學的，可是現在你已經上南京了。我很想念你。我在學校和別的小朋友玩也還快樂，請你不要



憾記！現在我們學校快要開紀念會了，各班都預備了歌舞戲劇等遊藝，我想約你來看，我們好趁此機會談談笑笑多麼開心啊。你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來北平好嗎？盼望你一定能够早來才好。再會吧。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春芳。十二月九日。

## 我家的庭院

主 菲 / 三年級 ·

西風漸漸的吹來，把我家院裡的各種花草，各種的樹木，都吹得枯落了。

蛙也藏了。美麗的虫，也漸漸的凍死了，庭前的玫瑰也枯死了，牆上的爬山虎也沒有力量的在西風裏爭鬥着。

在這時候，外面的西風仍是呼呼的吹個不住，人人都穿了夾衣或棉衣，可是街上的乞兒，樹上的小鳥，他們都憂愁起來，隱藏起來，院中顯得很是冷靜了。

## 打 雪 仗

唐楓泰，三年級。

冬天到了，在學校裏打雪仗，用雪團成一個大球，打過來，打過去，真好玩，我也玩過。有一個學生被打哭了，他去告訴先生說，『他們用雪打我。』先生說，『誰打的，把他叫來。』他就把他叫來了，說『就是他。』先生說不要打，大家一塊兒玩。後來他們一塊玩得很好，都很和和氣氣的玩了，大家都不打架了。回到課堂裏，還是好好的上課。

## 冬天的北河沿

王瑞駿，三年級。

一天我放學回家，從北河沿經過，看見河東有山，山上有許多草，本來是青的，這時都

變成黃色的了。山下邊有大車道，還有大車在道上走，有的拉着米，有的拉着麵。河裡本來是很清的水，這時都凍成冰了。河西呢，本來都是大樹，要是在樹下是多麼快活呀！現在大樹被砍掉了，有許多窮的小孩子在那裏拉樹枝子，那枝子是很不容易拉的。本來那地方行人很多的，現在行人差不多一個也沒有了。

## 金 翅

程鴻嘉 三年級

有一天我到隆福寺去玩，看見許多的鳥，我又看見一個人拿着一隻小金翅，那人把那盒子掛在樹上，把那金翅一撒，那金翅把那盒子上的旗子一叨，就落下來了。那人給那金翅幾個蘇子吃，那金翅吃完了蘇子，又讓牠叨旗子去，叨了好久。我問他多少錢，他說兩毛錢。我就把那金翅買過來了。我一看沒有蘇子，我往那邊走了幾步，看見賣蘇子的，我就買了一

---

毛錢的蘇子，拿着手帕包好，一手拿着金翅，就回家了。

## 一個冬夜

費禮奎，四年級。

在一個冬天的夜裏，外面下着大雪，我和父親到外面去，只見一個乞丐似的人，在我家門前的石頭獅子下躺着。父親問他怎麼成這樣子了，他說：『唉，不用說了，我本是義勇軍，在哈爾濱打了敗仗，坐了大輪船回來的，現在我已不能回去了，如果要回去，他們一定要把我殺了的。唉！真沒有法子！只得在此安居，現在雪下得這樣大，我怎麼走呀！』父親聽了覺得很可憐，就給他一些錢。他說『謝謝』。我父親便走進去了。一夜我沒有睡好，只想那義勇軍的事。

## 烏 鴉

周世魁，四年級。

在我們學校裏有一棵大樹，現已冬天了，樹被這幾天的霜，打得一點葉兒也沒有。每天蓋着一層濃霜的那烏鴉的窩，成了一個大饅頭似的，在樹桠上掛着。一個窩裡，有一隻大烏鴉，天天早上去找食物。我每天看見有許多隻小的烏鴉，探出頭來往下看，往上看，等候牠們的母親給牠們帶食物回來。小烏鴉會飛了，母親對牠們說：『你們飛出去要注意，有別的猛禽的侵害，要萬分注意阿！倘若不幸被牠們追捉時，要快快的用力的飛跑啊。』這樣告訴着牠們。一天，一隻小鴉獨自飛翔，被一隻鷹追逐着了。牠飛的非常的疲乏且又害怕，但牠想起牠母親告訴牠的話，用力的鼓着翅膀飛跑了。

## 勇敢的兵士

徐小蘭 / 四年級

在一個黑暗的夜裡，一大隊的中國兵士扛着上着雪亮的刺刀的槍，正在向日本軍隊進攻。一隊日本兵士也正在向我們進攻，但是他們槍上的刺刀要比我們的亮上幾倍。一會兒忽然聽見一陣『殺殺殺殺殺』的聲音，接着又是一陣哭喊的聲音。原來是日本兵正在殺我們的同胞，可是我們兵士仍是一點都不怕的向前衝去，一面衝一面還喊道：『衝！衝！衝！我們犧牲自己的性命，為祖國盡力，這是我們的責任，這是我們的光榮……』這聲音一點一點的遠了，終於也聽不見了。

## 一隻小鳥

蘇好孫，五年級。

前天下午母親買了一隻小鳥，掛在我門前的廊上。每天早上我還沒有起牀就叫，好像叫我起來的樣子。有一天朋友到我家去，看見這小鳥，說：『你把這小鳥給我吧。』我說，『不，你問問我母親吧。』母親說：『你給她，我過幾天再給你買。』我聽了這話，就把那隻小鳥給她了。她說，『我不要。我和你說着玩。』我說，『不要客氣。』她說，『啊，我真沒有法子了，要就要吧。』

## 小麻雀

周豐三，五年級。

一日哥哥很快活的跑進屋中，我連忙跑到



哥哥那裡一看，原來他捉了一隻沒有生出毛來的小麻雀。哥哥說：『快找一個盒子來。』我立刻找了一個來，哥哥用剪刀把盒子剪了一個小洞，上面放了一塊冷布，還墊上了一點棉花。後來哥哥又去覓了一些尅食麵來餵小鳥。哥哥很愛這小鳥。

過了幾天，一隻花貓慢慢的走到小鳥的旁邊，我的哥哥看見了，連忙跑過去一打，正打在花貓的肚子上，那貓大叫了一聲便跑了。哥哥又把小鳥拿來看，有沒有傷。第二次哥哥又見了那貓，就拿起了竹竿來打，正打在貓的背上，那貓又叫了一聲。

小鳥漸漸的大了，哥哥在後院的黃土壟上，給牠作了一個巢。等了一會，那貓又來了，哥哥拿起了石子向貓打去，牠立刻逃走了。

小鳥會飛了，哥哥便把牠放在樹上。到了中午，牠又回來了，在我們門口的丁香樹上尋找我的哥哥。哥哥聽見小鳥在叫，連忙出去看，於是小鳥便飛到我哥哥的肩上，哥哥立刻

用尅食麵餵牠。

又過了幾天。一天早上，哥哥又把牠放在樹上。到了中午時，忽然來了一陣大雨，雷聲幾乎震破人耳，哥哥很是發愁。一會兒，雨停了，小鳥從客廳房檐下飛了出來，我們大家全非常喜歡。

一天小鳥又飛出去了，終於沒有回來。哥哥上了房去找牠，怎樣找也沒有找着。哥哥在這一個星期中是很愁悶的。

## 祖 父

徐 榴，五年級。

在我離開了美麗、可愛的故鄉時，我們是坐着車到碼頭去的。臨走時，我一步一回頭的看我們那所老房子，並且聽見祖父說：「我的榴兒，再見了！祝你前途是光明的！」我當時一句話也沒說，後來才勉強的說：「祖父呀，祝你永遠快樂健康！祖父……」說到這裏我眼淚

已充滿了眼眶，這時祖父也流淚了。我一直到看不見那所房子才望着前面，可是「我的榴兒再見了，祝你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幾句話的聲音猶在我耳裏。唉！我哭了，沉默的哭了，我全身都發抖了。現在我只要想到我的故鄉，就聯想到我的祖父以及一些別的東西。

不知不覺的我離開故鄉已有五六年。我一想起故鄉，就想起初別時的情形。唉！我難道再也不能回去了嗎？我的心碎了，不能想了。唉！祖父的話仍在我的耳朵裏響着，祖父的人影在我眼前，故鄉的屋子……也在我的眼前了。我不能再想了，我流淚了！我的前途真能像祖父所說的一樣嗎？

我有一個這樣好的祖父，真是我的幸福。可是幸福常常不降臨到我身上：現在據家中人說，祖父已不在世了，他在死時還說着「榴兒，回來吧！」我想起了這話，覺得十分的難過。

## 離 別

文毓秋，六年級。

這是我們初次的離別，我眼中的淚不由自主的便流出來了。我們倆坐在車裡，寒冷的風吹在我們的臉上，好似說我們倆在天涯中，現在是最後的一次相見了。

這時，正是冬天的太陽剛下山的時候，夕陽照着我的蒼白的臉兒，晚霞所表現的恰與我此刻的心情相反：她的紅紅的臉兒，顯出快樂的神情，可是我的心中是充滿了悲哀。

到了火車站，她同我都下了車，親熱的談了一會，火車已到快開的時候了。這時我的眼裡不住的流出熱淚了，她是坐在車中，可是她也同我一樣的悲哀，她的眼睛已經紅腫了。

太陽慢慢下去了，火車的笛聲已響了。這時，我的靈魂不知到了何處，只是呆呆的站着，凝望着火車在飛塵中消失了。

## 晚 霞

黃秀敏，六年級。

這是我初次同母親到鄉間去，是坐船去的。我倚在船欄杆上很快活的看着那一片晚霞。這時的晚霞好像嬌艷的女郎的臉兒，她不但照着我，並且照着別的船上的人。她把那強壯的山峰照成了紫灰色的。河裏面的水波也被那可愛的晚霞照得浮來浮去，表示出生動活潑的模樣。這般美景真使我沉醉了。正在這時忽有一種悲哀的歌聲隨風吹來，把我喚醒了，我心裏很吃驚，像着了魔似的立起來，往遠處一望，原來是一個女郎孤獨的倚在船欄旁。船在河中漂流着，她的歌聲也隨着在水上蕩漾。她唱的是她自己編的歌，聲調非常悲哀。她的金黃色的頭髮披散在兩肩，被那晚霞一照，更顯得可愛，她那頭箍也一閃一爍的發光，我在晚霞中凝視了她半天。後來那女郎的船愈來愈近

了，我很想走去看看她，然而母親不教我去，過了一會兒，那船已如飛梭般的過去了。我再追到船頭看時，那女郎已不知去向了，只隱隱的聽見她那悲哀而微細的歌聲。

## 初冬的回憶

吳汝蘇，六年級。

陰冷的冬天又要來了。楊柳一見牠來忙低垂了那枯乾的枝條，秋海棠和爬山虎見了牠，羞的臉更紅了，花草們見了牠都吓得逃開了，只有強壯的老松樹振起精神來和牠對抗。動物界中的鳥獸蟲見了牠，有的吓得死了，有的吓得冬眠了。呵！牠們是多麼可憐呀！

在這樣的情景之中，使我憶起一件悲哀的事來：

一個冬天的晚上，嚴冷的西北風如獅吼般的不住的叫着。忽然一陣打房門的聲音驚醒了我們的甜夢。母親以為有賊，便不敢開燈，口

問道：『誰？』那回答的說：『我。』

我睡在被窩裡只是顫抖着。後來我忙把頭蒙上。過了一會兒，又聽到母親的聲音，問：『你到底是誰？』

『花匠。』我聽到了這句話才放下了心。但是說『花匠』二字的聲音是很哆嗦的。這時母親便把門開開，問道：『作什麼，花匠？』

『東四牌樓二少爺……他……他死了！』

我聽了這話忙跑了出來，只見母親臉色很白，這時我的眼淚也不由自主的落下來了。

『那邊孫小姐請這邊太太，小姐和少爺快過去。』花匠又說。

母親應了一聲便趕快把哥哥叫了起來，接着又叫哥哥趕快給汽車行打電話叫車。

我們坐車到了那裏，二哥的屍體已經放在停牀上了。從此以後，我們便再也聽不見二哥的談笑聲了。

現在又是到了初冬，憶起這件事來，怎能使我不悲傷呵！

## 夢

錢有森，七年級。

一個冬天的深夜裡，當人們都入了甜蜜的夢鄉的時候，忽然一個悲慘的聲音，把我從夢中驚醒了。仔細一聽，這悲聲是從南房的一個小屋裏發出來的。我拿了電筒爬下牀來，循聲走去，走到那屋裡，看見一個和貓一樣的東西，尾巴很粗，大約是黃鼠狼吧，正在吃一個小貓。老貓在旁邊躲着，彷彿怕牠似的。可憐這小貓吃得只剩一條大腿了。這小貓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黑白色的。我看見氣得眼中冒火，就從旁邊拿了一根木棍打了下去，但是這動物是何等的狡猾，又咬了一隻往外逃了。我就在後面追牠，越追越遠，就將棍子一扔，正打在牠頭上，牠才把貓放了。我趕緊提起來看，但是已經快死了。我一急不覺哭了。忽然覺得旁邊有人說話，並且打了我一下，我便醒了。原來是一



個夢。醒來見老貓正在床下帶着四個小貓安然無恙的玩耍呢。

## 一個賭徒

李志媛 / 七年級 ·

他是一個賭博場裡的賭徒。他自從早晨偷了他妻子的衣服當了以後，便沒有回家；現在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心裏盤算怎樣對付他的妻子。

忽然從他的腦海裡湧出了一個主意。他想爬過高大的牆到那富人的精緻的屋子裡去，希望在那裡能夠拿到些貴重值錢的東西。他想只要一兩樣就夠了。

他想到有了錢，便可以去喝酒和賭博，給妻和孩子們買好吃的東西和新衣服，現在他們正挨受着凍餓呢！啊！到了那時要多麼快樂哩！

啊！他不知不覺已到了富家的門口了，他

想，我應該爬過高牆才能進去，於是他便開始爬牆，但他到爬到牆頂就害怕起來了。他像看見暗中已有人，在那裡等着捉他了，一會兒棒子便要在他身上滾來滾去，接着便要在牢獄裏發現自己。他心裡一驚，不知不覺便從很高的牆上爬了下來。

但一落地便又想起賭伴們都張手向他要錢，孩子們張着口向他要東西吃。

他又想上牆去了，但終於遲疑着。

月光淡淡的蒙着大地，他在月下徘徊着，滿心是猶豫與煩惱。

## 怪 夢

賀信庸，七年級。

月亮升上來了。這天的月亮非常的亮，我們吃了飯，休息了一會，母親說：『你們睡去吧！』於是我們便睡去了。在上牀的時候老想着外公死時候的樣子，如在目前，心裏很害

怕，所以晚上便作夢了。我夢見死去的外公又復活了，來到我們家裡，把長衣脫去，裏面穿着一個藍綢子的棉襖和母親講話，說的什麼，我現在想起來很模糊；只記得很清楚外公說了一句在我們家裡吃飯，母親便到廚房去吩咐廚子作外公愛吃的菜去了。母親吩咐完了，便又和外公說話。在夢中我也知道外公死了，所以夢中我也害怕。後來母親忽然叫我說，『信庸，你把外公的帽子拿下藏起來，外公就能復活。我聽了心裏很驚異，同時『能復活』這三字，在我心裏掀起意外的歡喜；但是我不敢去拿外公頭上的帽子，於是我只得很快跑的到隔壁虞宅去把父親找來。父親聽了我說外公來了，不覺也大吃一驚，說『什麼？外公來了？』我說『是呀！』父親也趕快跑回家來，我在後面跟着。到家的時候。我就把母親告訴我的話告訴了父親。父親一進去便說，『岳父，在我家裏還戴什麼帽子！』於是父親上前去把外公的帽子拿下來了，藏在椅子下面。可是忽然外公大聲的說，『我要走了。』只見那頂帽子

就往外公的頭上飛回去了。外公和我們說了一聲，『再見！』一會就不見了。我們還想扭着他，但是外公一溜就溜跑了。我大聲喊着，『外公回來！外公回來！不要走呀！』我在夢中已經發出聲了。母親來了，說，『信庸，你喊什麼？』我被母親叫醒，一看天已經亮了，才知道是一個夢，我便趕緊起來上學來了。

## 苦 雨

郭亨華，八年級。

天氣真熱，尤其是在這一個小小的房間裡。打開窗子吧，而外面的臭味被風一陣陣的送入我的鼻裏，更加倍的難受。夜裏不能安睡，被樓下的人們吵得頭昏。唉，出門人真難。

假使黃河橋不被水冲壞，我早已走了，何必住在這客棧裏，受這樣的痛苦。『報——報——河南日報。』我趕快的，叫茶房去給我買一份，我希望從報上得一點安慰，可是不看到還好一點，一看使得我更加煩悶。『平漢路須得月餘才能通車……』這草草的幾個字竟能刺傷我的心。這幾個字在從前看起來，並不感受到痛苦，然而在我旅行的時期中，真使我懊惱。算算離開學的日子還不到半個月。

唉！我的時運真壞，第一次是逢着火車不通，七天的路程，竟走了一月零三天。難道這

一次仍蹈舊轍嗎？我希望不要如此吧！

天忽然的陰沉起來，看着窗外的小池塘裏，有點點的雨滴落在裏面，起初是一個小圈，慢慢的長出一重圈，又長出一重，一圈圈的紋愈散愈大，很慢的，自然的往前進着。一會兒一圈圈的紋都互相的，很親密的接吻。霎時間，即又消去，嘩嘩……大雨降臨了，路上的行人，全身濕的如水鷄，似獵狗樣的奔跑着。假使這個人去賽跑，準能賽第一。那土地上漸漸的成爲爛泥。那人跑着跑着，撲通的摔倒了，弄的真髒，好似一個泥母猪。他低頭看着，很難以爲情的又向前走去。……

這大雨，我真恨牠，牠就是我的敵人，斷了我的路程。假使牠如此的延長下去，我不是就要被牠關死在這裡嗎？天呀！你真忍心致我死命嗎？

天黑了，而那可惡的大雨，仍是不息的下着。滴滴滴的雨點碰在石地上，發出一種聲音，那聲音使我心都碎了，頭昏沉沉的，兩眼都不能睜開。躺在床上，想看看書，然而兩眼只

能看見一個個的黑點很快的從我眼前溜過去，  
也不知寫的是什麼。

『噹噹……噹噹……』的鐘聲，低微的從我耳邊飛過。『這是上課鐘吧？』『是的，上課鐘。』一個很熟習的聲音回答我。我回頭一看，那不是H同學嗎？我用力的叫她一聲，再睜眼一看，什麼也沒有了，只有那本書，不知什麼時候牠從我的手中溜出來，靜靜的躺在我的頭邊。

雨仍是在下着，似乎是已小一點啦。這時已有七點，我拿起書來，重新的從頭看起。這天晚上，因下了一天雨，所以很涼快，不似往夜那樣的熱，覺得真是舒服。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天涼快了人們就愛睡。我也是如此。所以這天晚上特別的渴睡。手裏拿着書，好像是很用心的在看着，其實那能看下去，眼睛一閉一開，只想合在一起。頭一昏，也不知坐的是什麼快車，可已到北平了。可愛的學校又出現在我眼前。課堂已變了樣啦，模糊的，也想不出是什麼樣。許是同學都在那裏打籃球。我就

喊着：『加入我吧！加入我吧！』她們回答我說：『好吧！』於是我也跑着，搶着，喊着；和大家一樣，然而我總不能得到球，我剛跑到這邊，球到那邊，我再跑到那邊，球又到這邊。只在她們後邊跑，跟隨着她們。一會兒，怎麼不是在操場裏，大家都在課堂裡考試，也不知是考什麼，看着她們都交了卷啦，然而我呢，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我急的出了一頭汗。『噹——噹』。又下課了，先生就抓起卷子走了。只聽見有人叫我，要我打籃球，我趕快的跑而仍是在叫我。跑着跑着，腿抖擻一下，就醒了。原來是母親在叫我呢。

雨已止了，月亮已出來了。清明潔淨的月光從窗上射進來，照在那箱子和行李上。而我仍是住在這小房間內，什麼球呀，同學呀，課堂呀，……都消失了。想再走入夢鄉中的學校裡，怎麼着也不能夠入睡。



## 節 日

文隸新，八年級。

夜是十分靜了。正是月全圓的時候，清亮的光一直照到天的盡頭。

在一個大的修道院中，修女們都安睡了。只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站在寂靜清冷的走廊上，望着可愛的月在那裡想，大滴的淚從眼裡流下來，一滴滴的掉在乾的土上。

這女孩子是一個孤兒，她從生下來就彷彿帶來了悲哀似的，這悲哀便在她身上始終隱伏着。

在她生下二個月時，病着的父親便死掉了，這真是意外的打擊，父親的病本來不會這樣的，但是忽然轉變了，僅僅的幾天父親便和愛着的人們永別了。可憐的母親看着父親的死亡，非常傷心了，日夜的哭泣，終於因為傷心過度，便也死掉了。

這時只有她和一個姐姐了。雖然是姐姐却只有三歲，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呢。爲着使她們活着，人們便將她們送入這個修道院。名自雖然是修道院，裏面却有着一個學校，並且假使有家中養育不起的苦孩子，那裡也收留，而且也不禁止家中的人來看望。

在這裏雖然不受苦，但是管束得很嚴厲。她們便在這沉靜的世界中被教養大了。

比她大三歲的姐姐，現在已經做了修女，姐姐生性安靜，所以做了修女也不覺着是苦的事。

但是她却很煩惱的。過着這樣修女般的生涯，實在太難了，在十幾歲正是人們最歡欣，最喜歡玩的時候，自己却像小鳥似的囚在籠中，什麼自由也沒有，自從來到這裡，就從沒有出去過，整天只是呆在樓上自己的屋中。只有很少的時候，許到園中散散步。這對於孩子是多麼不適宜，多麼傷心的事呵！她在修道院中住得够了，沒有一個人和她玩，也沒有一個人來安慰她。

漸漸的一個最大的節日到了，就是這月圓

的時候。每一次節日都是放假的，當然這一天也要一樣。住宿在這裡的學生，家中都有人來接她們了；這裏的苦孩子們，家中平時雖然養育不起，但是在這一天父母也來接她們回去過一天快活的日子。孩子們久不見親人的臉，這時看見了父親母親心中說不出的高興，拉拉父親又吻吻母親，喜歡得聲音都抖了的給母親講學校裡發生過的事情，一個個的完全樂狂了，走不成步的歡跳着。誰的臉都帶笑，這時她們完全被愛所包圍了。人人都將回到可愛的家過着幸福的節日。

她從樓上的窗口，看見母親的撫愛，孩子們的喜歡，心裏是非常酸痛了。她用一種很久很久的美慕着的眼光，呆視着她們快活的背影，這可憐的孩子，她真實的感覺淒涼了。

人家都去度歡樂的節日，自己却還要和着修女們一同去進堂，她和修女們都要跪在石地上，對着天主的聖像，做一個長久的祈禱，她是怎樣的討厭這件事呵！她過煩了這個老調，人家都很安靜的祈禱，她却很煩了。好多的時

候跪着不動，腿都麻木了，好容易祈禱做完，她走出經堂門的時候，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好像復活過來了一樣的感覺輕快，舒適了。

晚上她一點也不能睡着，想着人家正在歡樂的享受幸福，她便很煩悶了。月是光亮的照着，她起來，走到外邊去，站在廊下，想着父親母親都死掉了，一生將永囚在修道院中，過着無味的修女生涯，便傷心的哭了，淚大滴大滴的掉在乾的土上，在地上遺下了濕的痕跡。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表妹的歸來

龔則琛，九年級。

離別了六年的表妹快來了，我們在昨夜都特別的喜歡。妹妹們呢，自然也是快樂的了，大家心中總有這事的存在：呵！表妹明天就要到了！

「今夜總是老這樣的長呵！討厭！」妹妹發話了：「我希望一剎間讓黑夜過去。」

妹妹坐在火爐的旁邊，她好像疲倦了似的，但是她又不願意睡覺，總是不住的打呵欠。更聲已敲過兩更了，她更不耐煩的噉着嘴在嘟囔着。

——小妹，還不去睡覺，明天早上表姐就來了，真的，我不冤你，明天早上一定來，你愛信不信！我說。

——你老說表姐來了，那天來呢？明天來？後天來？一百年？一千年？老說來，總說

來，在那兒呢？

——你看！跟你說話那麼橫，不跟你說了，從此不跟你說話！討厭！我睡覺去了，不理你，叫老貓來咬你！

我睡覺去了，把屋中的燈擰滅，立刻黑了，妹妹害怕起來，她慢慢的到她牀上睡覺去了。

——姐！明天表姐真來嗎？妹妹又問了。

——真來！貧死了，老問，快睡覺吧！一會姆媽又該來了！我不耐煩的說。

外面似乎起了風吧，窗簾被風掀起了，接着是沙沙的聲音。不要下雪吧？從沒遮着的窗縫我看見那黑越越的天空，夾雜着幾個稀疎疎的小星，牠們好像擠眼似的一眨一眨的。

妹妹發出微細的鼾聲，她熟睡了，只有我還在想着，想着那親愛的表妹快來了，這些使我興奮得睡不着覺，翻來覆去的睡，淒涼的梆子的聲音又響起來了。這漫漫的長夜呵！什麼時候才完呢？我恨極了，使得許多夢魔來攪擾我

的睡眠。

慢慢的在睡眠朦朧中，表妹來的多快呵！她立刻到我家了，她似乎給我帶來了許多兒時的回憶。但那快樂的兒時，一忽兒又跟着表妹的笑容，消滅了。

迷迷糊糊的醒了，同時夢中的兒時的回憶回到腦中，那許多快樂的事，……不想了。天還是那樣的黑，怎麼辦呢？我數着一二三四……睡去吧！

早晨醒來，呵！下雪了，白銀世界，這萬籟俱寂的清晨，寂寞着，似乎遠遠的雞聲發出了，打破這寂靜的空氣。妹妹起的特別的早，她站在那窗前，呆呆地望着外面的雪。小小的心似乎又想起表姐今天來這回事了。

——你們起這麼早做什麼？表妹下午一點才到呢！下雪了嗎？母親又說話了。

——啊！下了！很厚呢！姆媽！今天怎麼接表姐去呢？……老天爺真討厭，又下雪！明天天下不成嗎？……

妹妹發牢騷了，我不由得笑起來。

——那兒來那麼順利的事，你教下雪就下雪，不教下就不下嗎？哈哈……

——姐！我們堆一個雪人吧！表姐來時就送給她，做爲見面禮，好嗎？噢！姐還記得從前在一塊玩時，跟表姐在冬天堆雪人玩，多好！表姐來了，我們再堆成嗎？

——哼！你還記得你摔一個跟頭，滾在雪人上，還哭呢？羞！

妹妹笑了，說：「今天堆雪人我就不摔跟頭了，好嗎？」我忍不住大聲的笑了。

樹上充滿了雪是多麼的美麗呵，鳥兒們怕冷似的在屋檐底下飛着叫着，屋中靜極了，母親們到車站去了，只有我和妹妹靜待着。什麼都是靜的，白貓睡成一團，在火爐的旁邊，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

當熱度充滿着屋內，前面院內發出的笑聲，大聲的說話聲音，振動了我和妹妹的神經，我們迅速的跑出屋內。一大堆的人，擾亂着。那個穿紫棉袍的不是表妹嗎？妹妹已跑到了表妹跟前，親吻，快樂充滿于彼此之間，妹



妹哈哈的笑着，祖母寒暄着：向表妹的母親問這個問那個的。我和妹妹拉了表妹的手輕快的到了我們屋內，表妹是天真快樂的笑着。我們說什麼呢？見了面就沒有話說，真奇怪！表妹似乎也沒有什麼，又像想起一件事似的說：「誰堆的那雪人呢？」妹妹立刻又笑了，說：「表姐，我們堆雪人玩吧！好幾天就盼着你來呢！那個雪人送給你吧！」表妹也笑了，於是我們三人圍着火爐坐着，白貓被我們吵醒了，不耐煩的叫了一聲，隨後又把腰聳起來懶懶的放下去，睜着兩隻大而圓的眼睛，望着這個陌生的人。

——表妹！你的那隻大黃貓跑了吧？我這樣問着，隨後把我的大白貓抱起來，牠真像一個大娃娃樣的美麗而溫柔。

——呵！想起來了，那大黃貓嗎？可恨極啦！牠老偷東西吃，我不要牠了，牠還哭了一回，爲那個可愛的皮娃。

——表姐！你看這個白咪西，牠真好！我就愛牠！

表妹把白咪西抱過去，白咪西也快樂的叫了，牠圍了一團睡在表妹的腿上，又發出呼嚕的聲音。

吃完晚飯後，大家又開始談話了。種種歡樂的情狀表現在各人的臉上，我和表妹說着有趣的談話，妹妹東蹦西跳的唱着……

燈似乎異于尋常的放着特別的光彩，爐火熊熊的燃着，什麼都快樂着。各人的談話聲，充滿了這溫暖的房屋。

隱約更聲又出現了，妹妹又發話了：「這個打梆子的這麼早來，他不晚來點，真討厭！」這並沒有減去我們各人絲毫的興趣，大家仍然照舊的談着別離後的話。我記起了兒時，我便同表妹說着那六年前的事情。天真的談着那些話，玩着那些痕迹，說到可笑的地方，我們不由得不大聲的嚷起來。

妹妹說：「我希望老是在這夜內，老不天亮，一直天黑，也不睡覺，老說老說，一千年，一萬年，說到嘴乾才好呢！哈哈……」我們又都大聲笑了。

## 小陳哥

羅翠玉，九年級。

我怎能忘去啊，這一次刺傷我兒童的心的最悲哀的事！這便是我怎樣的認識了小哥兒，然後他又怎樣的死去的事。

在我六七歲的時候，母親便帶我到離城很遠的一個村莊去，那裡有大的樹林，有清亮的池水，在四周生滿着青綠的細草，池裏面有很小很小的魚同蝦在游着，牠還能映照着天空上一片片的雲彩，在那里立着很模糊的山，這些都使我增加了很多的興趣，在這美麗的世界使我認識了小陳哥。

每天傍晚當我同母親出去散步的時候，總看見一個小的孩子坐在一棵別人不注意到的樹幹上：兩條腿在空中，身子靠在別的枝子上，用手撐着臉，呆呆的看着些什麼。母親常對我說：

——看呵！這就是陳家嬌嬌的小哥兒了！  
真是一個多麼安靜的孩子。

母親說時微微的笑着瞧他，慢慢的靠近老樹邊：

——想些什麼呢，小哥兒？下來同我們玩玩吧。

于是他羞澀的很有禮貌的下來了，站在我們的前面，把手指放在嘴裏，胆怯的看着母親，母親也似乎非常之窘了，但她用很可愛的聲音向他：

——媽媽在家作什麼呢？怎麼一個人靜悄悄的坐着？

——媽媽在家呢！……你要找我媽媽嗎？

他變的非常自然的回答了，手並不放在嘴裡，但却撑着衣服角。母親請他同我們一塊走，他不表示什麼，但我却異常的不安，我的怕見生人的脾氣又犯了，我把手緊緊的拉着母親的衣角，把一半身藏在母親的後面。

——出來同小哥兒拉着手，羞她吧，這麼大了還怕生人！

母親一邊是同我說，而一半是在誇他。但我始終是不肯，纏的母親沒法了，把她的一隻手給我，另一隻給他。在途中母親一面問他些瑣碎的事，他有的是說了，有的是過去了，但他常常偷偷的看我，好像要找話同我說，我却很不近情理的把頭一抬，于是他便很快的回過頭去了。

晚上我們很晚的才回來，我睏的連眼都睜不開來，母親却同陳嬌嬌說的很熱鬧，我把頭枕在母親的膝蓋上，我覺得很安靜，很舒服。忽然有人用手推我，很輕的說：

——不要睡，我給你好東西瞧！……

——不要推我，我要睡！

——壞脾氣的孩子，是哥兒叫你。

後來是很亂的聲音，我睜開眼看見很多人，小哥兒也在裡面，母親在辭行了。有很多的人送我們，經過那些很短的小樹林，但這些對於我是一點興味都沒有，我是非常的睏了！

是春季的四月裡，天將明的時候，母親叫我起來，給我穿上新衣，慈愛的吻着我的臉。

她說：

今天是你的生日，好些人都來同你玩，我的寶貝！

我用手緊緊的圍着母親的脖子，輕輕地問：

——小哥兒也來嗎？

——當然來的！你是大了一歲了，永遠不要再害羞啊！

她微笑着用手抱着我。

是一個多麼靜美的早晨呵！太陽悄悄地穿過樹葉，照見那些蹦跳着的小鳥，池裡的小蛙不停的跳來跳去，在朝霧裡隱約地顯出幾座小山。

母親教我出來吸吸空氣再回去，我一面唱着母親教給我的歌，踱到樹林的深處，忽然看見一個小小的人影在日光裡閃閃地動，這是小哥兒！不等他回頭我便飛奔的回家了。

這是怎樣幸福啊！我是第一次同小哥兒交談了，午後他同我到樹林的深處，他對我說些神異的事，那些奇怪的樹洞，河邊的小動物。

映在水面的五色的雲彩，在我看來小哥兒是個很可愛的同伴了。

到晚上分別的時候，我們還約定明天的相見。

等他們走後，母親溫和的撫着我的頭說：

——快樂吧，我的孩子，今天又認識小哥兒了。

母親吻着我的面頰，臉上顯出神秘的笑。

我是這樣快樂的生活着，早晨我同他就到樹林去，他告訴我，他新近發現一個大的樹洞，裡面可以容三個人，他說以後他就要把牠當他的小屋，不回家去也成。

——我們可以白天拾些東西吃，至于晚上我們可以用葉子蓋身體，我們可以坐着看星星，我能講很多的星星故事呢！

——在那呢，你的屋子？

——離這還頂遠呢，要去也成，可是回家是要很晚了，你要去嗎？

——不，明天一早找我去吧，現在媽媽或者等着我。

果然媽媽是等着我，並且在她的周圍有許多箱子。

——媽媽，這是怎麼回事呢？

——爸爸來信叫我們到城裡去，不要急，我們要再來的……

大顆眼淚從我的眼眶流下來了，但母親沒有法子，一定要晚車走，不管我是怎樣要求，或者母親也沒有法子吧？小哥兒呆呆的瞧着我，也不同我說一句話，我跑到他的跟前對他說：

——我回來能瞧見那樹洞嗎？告訴我……

——當然能，牠是什麼時候都在那的，只要你一定回來。

——媽媽要帶我來的，你是同我玩嗎？

他苦笑着，好像要悲咽下去，但勉強地說：

——我天天坐在樹上等你來！

我抱着他，我聽見嗚咽同嘆氣聲，我們就這樣分離了……



一個月以後我聽見人家說，有一天晚上小哥兒在樹洞裏睡着着了涼了，染了一種什麼時疫死了！我哭着，母親也流着淚，在最悲哀的一刻，我哽咽着問母親：

——小哥兒在那呢？

母親指着天說：

——就如同我同你們講故事一樣，他在雲裡，在那邊，那邊……

永遠不可測度的那邊呵！

小哥兒是死了，我可愛的朋友，我總是想他坐在樹枝上，一聲不響的手撐着腮，在那邊看着些什麼。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 關於一九三三下半年的「三甲」

杜 文 成

想起來仍然是極其清楚的，就在開學的那一天，三甲的同學聚在他們新的教室裡，說着，笑着，而最聽得清的是說「誰教我們？我們的先生是誰？」那時候，我們是生疎的，尤其是我對於他們，總以不能完全認識為慮，但我們終於熟習起來，而且互相親近了。

雖然每天在一起，我仍然看得出他們每一個人在長大起來，顯出三年級的學生的樣子了。我開始試看他們的能力，我們組織級會，他們說在上半年是沒有的。我想，領導那些被選的人需要長期的耐性，我更擔心他們不會即刻覺到已經放在他們肩上的事情，每天必須把他們從遊戲場叫到課室裏去，告訴他們的工作。然而，事實是很足以讓我驚訝的，他們在上課前已經記錄了作業調查表，整理了教室，寫好了圖

書目錄，當我對他們說了借書時間之後，那一個下午我看見他們擠在書櫃的前面，而且向圖書部爭嚷起來，以致後來不得不用一張桌子隔開他們了。

當我們開「讀詩大會」的時候，主席選好了，而那個同學不願去做，別的同学也不肯自己出頭，於是我與請去做評判員的先生離開他們了，我知道他們會分散了到院裡去玩的，但不久有幾個同學匆急地跑來告訴我主席已經另定好了，讓我們回去，沒有一個同學離開他們的課室。

又一次，在做課間操的時候，學校宣佈了獎旗的獲得者，但因為「三甲」上一週有一天因為特別關係沒有做，只準他們掛一天，後五天讓給第二名的「三乙」，他們即刻一齊說，「不要了。」於是他們不要了。

這都表示出了整個的性格，我覺得「三甲」彷彿是一個剛愎的孩子。是的，在日常上課的時候，如若我對他們說次一天要做甚麼事，無論用甚麼動聽的正式的言辭，他們是不在意

的，只有說了「你們能嗎，你們能做嗎？」之後，次一天他們就會傲然地等待我的詢問了。

至於他們個人的性格，自然是不同的，而且，他們似乎較之別的班級的同學有更多的差異。這在課室之外是看得極清楚的，有的在專心地玩戲，有的在爭奪，有的在故意逗人，有的常常哭起來，有的沉默着像一個石像。再明顯一點說，有的每天必打一次用手用脚的架，有的做錯了事改得非常迅速，但無關於下一次的做錯。總之，這些性格各異的同學聚在一起，每天的糾紛總在十次以上。最初是凡鬧事就要處罰，我們在開級會時還訂了一個公約，其中完全是懲戒的方法，如在教室或辦公室或院裡罰站之類，我對他們說，「這公約只是貼在牆上看的，一定沒有人受它的處置。」但不久就有人「犯」了，於是照約執行，而有的人因為同樣事件被罰站過兩次，他們受罰時的態度，先是哭，再是低頭，再是忿然或默然或淡然了。後來，那公約的光輝漸漸消散，凡做了不應當做的或不做應當做的同

學，我就要用許多話問詢，然後讓他們輕鬆地走到遊戲場去，這樣，雖然不一定有極其良好的效果，至少那些難看的臉色是看不見了，我們都是常常地笑着跳着。

在課程方面，恐怕「三甲」是最不進步的一班了，原因很簡單：他們的程度太參差了。在一篇講義裡，一個同學沒有一個生字，而另一個的生字會多至二三十個。這彷彿是奇怪的，因為他們都會是二年級的學生，但不久我就完全了解了；他們，有的是因為年歲已大而勉強升上來的，有的特別聰明或特別拙笨，更有的是家庭關係，他們進步的速度乃至相差極遠。明顯的例子是，有的是沒有父母的，用品都不能買完全，自然更沒有人督促他做功課了，還有幾個同學每月無論如何不能交出兩毛錢的圖書費，以致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借書權，想來是很使人難過的。又有一兩個同學中飯吃得很壞，因為他們帶來的錢數目過少了。

上面的幾種情形，都會妨礙我們的「三甲」成爲一班完美的學生的。但他們自己有甚麼

錯處呢？當我聽見他們讀詩的聲音，看見他們玩戲時歡樂的神氣，我的心裡也就暖熱起來了。我們的「三甲」是有望的，讓我們互相提攜着，盡力做成一個嚴整的隊伍罷。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

## 關於「四甲」

鳳 靜 亭

說到四甲，四甲好比是一個關口。凡是充分地具有了三年級的知識而比較更為優秀的孩子，就必須從這關口度過一年再邁入五年級去。我把守了這關口現在是第三年了。每年的夏天我都是帶着快活的面容從關口的這邊把一羣活潑潑的孩子輕輕地接了過來；然後我看着他們的智識一天天地增高，我看着他們的身材一天天地長大，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又懷着悽楚的心情輕輕地把他們送到關口的那邊去。

我把守了這關口三年，就是有三個四甲同我過了或正在過着一年的生活。在這三個四甲中對我印像最深跟我最有感情而會使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要算是第一個四甲了。我記得那時我的功課少，上課時我們能安心地沉靜地進行我們功課，下課後我們就在一塊兒盡情地玩。

每天都是我催着他們，「快些回家吧，天不早了。」於是一邊「太陽下山了，太陽下山了，……」地歌唱着，一邊還要我伴送着才肯走出校門。我不在他們面前時，他們也會淘氣，但馬上就會被某一個同學「不要鬧了，龐先生知道就該生氣了。」這樣一提醒就會停止了。我還記得他們要上五年級去了我給他們上最後一課時，我們是怎樣地捨不得呵，我們每個人都是痛楚難忍地失了聲地哭了出來，眼淚溼滿了每個人的手絹。

現在他們是六甲的學生了，我仍是對他們深切地關着心，而他們也仍是見了我；「龐先生！」地很親熱地叫了一聲，然後我還會看見他們是正在向我輕輕地一笑！

第二個四甲便有些不同，因為他們在三年級時最害怕先生了，所以見了我，仍是有些戰戰兢兢地。幾個月過去，曉得我不是那樣可怕的了，於是有些孩子們便發作了他們的野性，打架的每天都少不了；尤其是當下雨的時候，滿院子都積得很深的水，他們就會成羣地跳到水坑



裏去。因此我們的感情一直到第二個學期才漸漸地親善起來。但我對於他們，無論功課方面或管訓方面，都是比對第一個四甲更認真些更盡心些的，因為我已有過一年的經驗了。

夏天來了，於是他們又被我懷着悽楚的心情送走了；走了以後再見我時，就會好像我是未曾教過他們似的，很淡漠地由我身邊走過去了，雖然我仍是對他們關着心。於是我悽楚的心情就變得更悽楚了。

好了，現在該說到我們這第三個（即現在的）四甲了。不用說我是同樣地而且帶着更為喜悅的心情把他們接了過來，並且在上課的第一天，我們的感情就弄得很好了的，我愛他們，他們也愛我，因為我們的關係很深了，（他們在二甲時我每星期教他們七節算術，三甲時我又每星期教他們八節的社會和自然。）我們互相間都有了很深的認識的原故。他們每一個都是聰明活潑可愛的，他們大部分都會自己用功，三個多月以來就沒聽說過他們那個會和人打過架或罵過人。他們的級會裡邊有糾察部，但那

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甚至連他們自己都忘記了誰是糾察部，因為每個人都充分地具有了自治的能力，用不着受別人的管束，自然他們有時，而且時常，淘氣，頑皮。但那種淘氣和頑皮只能讓我發笑，絲毫也引不起我的怒氣來的。

說起我們現在四甲的孩子們的個性來，有的會讓你敬佩，有的會讓你發笑，有的更會讓你沒有辦法。現在讓我們隨便地舉幾個例吧。

我們的章燕燕是會跳班跳過一年半的學生，她頂聰明頂用功，無論什麼功課都是她第一，而且活潑，和善，可親；別人的造句最多得一百二十分，她却得到三百五十幾分，別人的日記最多每月得三百多分，她的却幾乎要超出六百。然而最令人敬佩的是她絕沒有一點驕傲氣，因此全班的小朋友們全都愛慕她，把她看做是他們的模範。

我們的徐小蘭最小，最活潑，功課也好，小朋友們都把她當作小妹妹一般地看待，都是「小蘭小蘭」地稱呼她。然而她也最頑皮，她

會跳到桌子上去揪先生的耳朵，但是她馬上又會發出這「既是美國在地球那邊，如果我們要上美國，不是只要把地球挖個洞，就會從洞裏一下子掉了過去的嗎？」的可笑的問題了。她會滿屋滿院子地胡鬧，但有時天快黑了，大家都要回家了，誰也找不到了徐小蘭。「小蘭那去了呢？」然而你輕輕地開開小圖書館的門看看吧，原來她正獨自在那里忘形地聚精會神地讀着一本書呢。

我們的陳寄玉最不喜歡讀書，但也最誠實，她會坦白地當小朋友們告訴你，在自由閱讀大家都看書的時候，那是她最受罪的時候。她待小朋友們總是和和氣氣地如同她是他們的姐姐一般的親愛，乒乓球本來這盤是該輪到她打了，偏被小蘭搶了去，而別人反是「小蘭小，你大；讓她一盤吧！」這樣地勸她，她便只好跑到教室裏像是很悲傷似地，「你們都小，就我大；我活到八十歲也打不着乒乓球了！」獨自嗚嗚地哭了起來。

我們的徐福申有時頑皮起來會令人生厭，

然而他會以非常誠懇的態度報告你，他是正在很勤奮很刻苦地用着功呢。作文時他總是滔滔不休地說着話，你生氣了把他的作文本奪了過來，他會滿不在乎地又從書桌裏撕出一塊紙來接着寫；但當你可憐他而把作文本重新給還他時，他却反倒像是很被感動了似地流出淚來，而這篇文章也做得特別好，以致得了十分而被選登在校刊上了。

然而再說到我們的文學仁吧，他任什麼功課都不好，他也任什麼功課都不注意，但是他走到六甲教室東面的花池旁邊，他會突然地站住，特別留心地往四下裏看了看，於是偷偷地猛然地一脚把花池子的一根木欄杆踩斷了，然後才輕輕地好像沒事一般地走開。當你把他發見了，問他爲什麼這樣做時，他却只回答你一雙緊蹙着的眼眉，和一張呆板的面孔。你能把他怎麼樣呢？

我用不着一個個地細說了，總之，每個人都有他的缺點，而同時每個人都有他特別可愛之處。我沒有別的好法子教誨他們，我祇有盡

力地幫助他們改正他們的缺點，盡力地幫助他們發展他們特別可愛之處。

至於明年夏天我又將懷着怎樣的心情把他們送到關口的那邊去，再帶着怎樣的面容把關口這邊的一羣杜先生所謂剛愎的孩子接了過來的事，我却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

## 「四 乙」

李 潔 著

一個悠長的長夏過後，這「青春的花園」中又復歡躍沸騰起來，久久悶燥的心，也因之而快暢了。學校的院庭中，隨處都可以聽到孩子們歡聲笑語，大家是懷着新的喜悅相見了。這學期，我又做了四年級乙班的級任，心中自然非常高興，只是怎樣來照看這班兒童的事，頗費了些思量。雖然在過去，已經有一年餘短短時期的經驗，而於指導兒童活動的良確方法，尚沒有體驗出來。不過，我個人離開兒童的隊伍的日子還未久，所以一切都依據着尚未忘却的兒時心中的愛憎來補助，鼓勵，領導兒童們的讀書和玩。並且在玩的一方面，似比讀書還看得重要些，因為時常利用玩的機會來啓誘他們應該知道的物事。一天之中，領着他們玩的時間很多，差不多一有機會便去找他們，他們一

下課也便來找我；我彷彿是專門領他們玩鬧的。記得那次到一個小學校參觀去，看那些教師們尊嚴的樣子，覺得自己那裏像一個先生！簡直是一個大孩子頭兒。

今年的「四乙」，人數比去年為少，僅僅有二十個小孩。其中除了四個小朋友是暑假中考入本校的外，別人都是由去年的「三甲」升上來的。大家本已相識，故於第一次上課時，就立刻互相親近了。我雖是他們的級任，擔任的功課却很少；除了國語外祇有一節公民，此外還有幾節自由閱讀的時間，是他們自己到小圖書去看書，我的事務空下來時，也跑去照管的。國語是選講義。文章的選取，在童話和抒情寫景的方面比之談理的為多，因為談理類的文章，在他們總不很合口味似的，這也彷彿是孔德學生的一個特徵，也或者說是一個缺點：他們處處都偏重於情趣的。就是跑到小圖書去看書時也是如此。小圖書的書，是按着年級的程度把各種各類的書劃分成甲，乙，丙三部。丙部的書給適於四年級的程度，但若叫他們去翻科學類

的書，就是適於三年級讀的「乙」部的，也是十分感着苦澀。爲要補救這缺點，他們的課外讀物是被指定範圍，並且在讀書報告的本上是劃着分數的了。

孩子們的心理，愛新奇，愛競爭；比賽，是他們最感興味的事情。爲的不使他們厭倦，講義揀較短篇的講授，並利用他們愛爭勝的心理來做複習比賽。當一篇新功課發給他們時，大家便自動的工作起來，而且都很起勁。我只做個輔導者。課內課外作業，大多數人是不須我去督促的了。這方法，在第二次月考以後，漸漸失了效能，因爲施行「能力分組」的原故；兩次月考的結果，把成績優良的學生都轉到甲班去，填這空座位的是由甲班下來的幾個自以爲聰明而不肯用功的孩子。從此各人都似認爲再到甲班是不容易的了，於是他們不復如以前那樣心勝而互相做起「壞」的比賽來。大多數人必須督促才做功課。爲此，我對待他們有時也嚴厲起來，有時也施行懲罰了。懲罰，是做先生的最沒辦法時的一個辦法，雖然如此，對



那過分皮頑過分怠惰的孩子們究竟能有多少功效？大凡這樣的兒童多因在家庭中太嬌慣了的原故，想要矯正，必須家庭能與學校合作，方可收效，不然是沒辦法的。所以我很希望能有機會和孩子們的家長作一次懇談。

其中也有兩個很可憐的孩子，一個是自幼害着強度的眼病，坐在課室內第一行的坐位上還看不清寫在黑板上的字，他個性的懦弱，感覺的遲鈍，智力的欠缺，想都受眼病的影響不少。有時，我勸他配付鏡子，他却說家裡不允許。我想：視力已壞到那般程度，配帶鏡子是不會更有妨礙的吧？另外的一個，是年齡稍大而學力較差的女孩，她是暑期中新考進來的，以前沒有入過學校，只在家塾中讀過書。她不喜歡玩，心性又非常的拘執，問話時是總不愛開口的，並且還很遲鈍，看去沒有一點童真的活潑氣象，在功課上，算是最感困難的了。

現在，一學期轉瞬即將終了，嚴酷的寒冬似增長了人們的畏縮，我將怎樣的努力，鼓舞着他們，衝出這冷冽的日子！

## 一九三三年的「六甲」

錢 秉 雄

離別母校已六年了。記得我離開她的時候，校舍沒有如今的堂皇壯麗。那時的校舍只有現在的初小部和一個南分校，至於現在的科學館，圖書館以及操場上種種遊戲的器具，那時都沒有現在這樣完備。母校現在這種設備，這種勃勃向上發展的精神，使曾經在她懷抱中生長的孩子見了，心中如何能不欣喜呀！

我們只要走進母校的大門，就知道她是一個青春的花園，那裏是充滿了生動活躍的空氣，那裏小朋友們的精神與身體是像初春的花草一樣的在生長，他們和她們是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他們和她們之間是沒有界線的，幾乎連自己的性別都忘却了，像兄弟姊妹們似的互相友愛着。這種天真爛漫的精神，這種純樸坦白的心地，在他們和她們一同在禮堂中唱校歌

時，玩「鳥飛」時，玩他們或她們自己想出來的玩藝兒時，更可以十足的表現出來。

今年暑假後回到母校服務，在未上課之前，我心中不免有些躊躇，躊躇的是十幾年前頑皮好鬧的孩子現在是不是有能力來引導現在的同他那時同年齡的小孩向着一條正當光明的道路走去。我這裏所謂正當光明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一方面想不用普通學校管理學生的方法，做到使他們自己養成「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的習慣，另一方面使他們認識什麼是健全的生活。過了不久開學了，我去上六甲的國語，上課回來所得的印象告訴我，他們並不是像我所想像的那樣淘氣頑皮，他們是守規則有禮貌的小學生。上課的時候差不多沒有故意擾亂教室秩序的學生，在講書時是很安靜的，十幾雙黑晶晶的眼睛注意的對着先生看。我問他們一句，他們才答一句，他們所答的都很清楚，由他們所講解的使我知道這班學生的國語程度是很好的，他們理解的能力也不弱。這樣的經過數星期，我同這班小朋友漸漸的熟

識了，他們常常約我同他們一起打球，有時同我來談話。他們雖然有時不免也要在教室中說話，鬧，但是只要一經勸導，他們就安靜了。總之，他們是很懂得事理的小孩子。但願今後我同小朋友們能攜手做到上課時專心讀書，下課後大家不分師生的在一起活潑潑的遊戲。

六甲這班一共是十七位小朋友，其中十二個是女生，五個是男生。他們的年齡最大的是十四歲，最小的是十一歲。女生方面身高彼此差不很多。唯有男生方面顯出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五個男生中有兩個，他們都已十二歲了，可是在這班中是最矮小的。這兩個人的智力在這班中是在中等以上，而對於運動方面很懶，好像伸一伸兩臂對於他們都有損失似的。這班學生在國語方面已能讀現代作家的小說戲劇。據一部分女生告訴我，她們愛讀巴金，丁玲，矛盾，魯迅，冰心，郁達夫，田漢等作家的作品，翻譯的戲劇小說也喜歡讀。我看她們讀時並不十分費力。她們對於所讀的書的內容，由我看來，雖不能說是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已能

領略一些其中的「味兒」了。陶先生有一天對我說：六甲這班女生都很好，唱歌時已能感覺歌中所描寫的那種「味兒」了。我聽了這話，不禁想到同樣年齡的兒童，女性比男性成熟的早這句話。又從她們的作文中看出她們大部分都帶着一種悲哀感傷的情調。在我初看到這種情形時，常想這種情調，至早應在初中二三年級學生的作文中發現，但是竟在高小二年級發現了。這使我不能不想到她們在身心兩方面已呈早熟的現象了。這種現象對於她們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我真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但是女生中也有兩個不是這樣的，她們還喜歡讀童話，她們對於其他的功課也感到興趣，我希望這兩位小朋友保持這種興趣，將來她們的智力一定可以得到平均的發展而成爲一個健全的人。就作文方面說，五個男生比不上女生的優秀分子。若考查他們的理解力，有一個矮小的男生特別強，這班的女生差不多都趕不上他。我知道這位小朋友天資較高，但是他很粗心，不肯用功，常常把一個字的筆畫擺錯了位置或是少寫

幾筆。

以上是我略述六甲這班大概的情形。至于今後我如何來引導這班小朋友呢？簡言之，可以分兩方面：

一 思想方面，注重下面四點： a. 我認爲在高小的學生若有很顯明的分科傾向，這總不是常態。因此，我想盡我的能力讓他們知道人類的知識是多方面的。他們自己所要走的路必須在他們有了相當的常識之後依着他們自己性之所近去選擇。 b. 即使他們將來所要學的是理工，現在他們既有這樣愛好文學的興趣，願他們終身能保持住。因爲文藝的陶冶對於身心方面是有益的。 c. 即使他們將來打算研究文學，希望他們現在對於國語以外的其他各科的知識都要同樣的看重注意。因爲其他各科的知識對於研究文學有很大的幫助。 d. 由人人必須勞動的意義養成他們勤苦耐勞的習慣。

二 國語方面，注重下面四點： a. 注重他們自己讀書以養成他們獨立讀書的習慣。 b. 在課堂中注重字義的認識和錯字的改正。因

爲在高小時若不注重字的認識，將來就是有了好的思想與意境，也是苦于沒有精熟的工具來表達他們。 c. 注重注音符號與標點符號的使用。 d. 若遇到好的作品時，希望他們不要生吞活嚥的過去，要像細品茶味道那樣的，或是嘗青果味道那樣的去深深的體驗和玩味。

以上只是就我所觀察的和所想到的寫了一些，其中若有錯誤的地方，尚請師友指教。

一九三三，一二，四。

## 神童莫扎爾德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8年1月27日午後八時，世界唯一大天才音樂家莫扎爾德誕生於奧大利亞的塞爾斯堡。莫扎爾德從小就感覺非常敏銳。每天總要問十幾回，他的朋友們是否喜歡他，若有誰說了一聲不喜歡，他便會哭泣。對於音樂，他是一個不需教育的大天才，可以說，他本身就是音樂的化身。他有一位姊姊，長他五歲，每當父親在教他姊姊音樂的時候，他總是搬掉了玩物，傾耳靜聽那提琴的聲音。

莫扎爾德從四歲起，就不止的作曲，剛能說話的孩子，如何能作曲！但是在莫扎爾德却是事實。六歲就隨着父親往各地旅行演奏了。在維也納，皇后 Maria Theresa 非常寵愛他，在他演奏之後，皇后抱了他熱烈地接吻。一天，在宮內，莫扎爾德和二位公主同行，大



概地板太滑罷，他跌了下去，公主Maria Antoinette ——以後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趕快扶了他起來，他很感激，立刻對公主說，「你真和愛，我將來和你結婚。」他父親在後面聽了這樣無禮的說話，很有些着急，可是這位和愛的公主，却很高興地和莫扎爾德去接吻。

次年，莫扎爾德來到巴黎，呈獻給 Maria Antoinette 的朔拿大兩曲此刻寫成，時年剛七歲。在皇宮內，皇家子弟們圍坐着，寫頌讚莫扎爾德的詩文。莫扎爾德是一個非常神經質的兒童，他經不起大家的讚嘆，竟哭了出來。

以後他去倫敦，罷哈抱他坐在膝上，他們交替的彈着罷哈自己的，和 Handal 的名曲。此刻莫扎爾德到處備受歡迎。他父親寫給家裏的信中，這樣的說着：『皇家贈與的金鼻烟盒子，足夠開一個鋪子，可惜錢總是沒有。』莫扎爾德忽然染上了熱症，他還是照常用功，床上放着一塊板，不斷地記錄他的思索，不久他的父親就帶了他回到故鄉塞爾斯堡去了。

塞爾斯堡的大僧，對於莫扎爾德天才的傳

聞，表示懷疑，便將他一個人整整的關了一星期，命他寫出他所指定的經典聖樂來。十歲的兒童，竟得到了非常的成功。

十一歲，莫扎爾德又去維也納作第二次的旅行演奏，預備參與公主 Maria Josepha 的婚禮，不幸公主患天花而死。莫扎爾德也傳染了這可怕的病症。這回病勢十分沉重，眼睛整整的瞎了九天。

病是好了，不過當地的音樂家，不願意給一個十二歲兒童的天才所超勝，想了種種法子去陷害他，莫扎爾德無意久留，帶了一顆黯淡的心，重又回到故鄉。

二年以後，他的父親親自送他到意大利留學。復活節前一星期中的一天，他們到Sistine教堂裡去聽有名的 Allegri所作的Miserere。這名曲認為最神聖，任何一部份都不准帶出教堂或者抄錄下來。莫扎爾德回家之後，憑記憶，把這長而複雜的曲，全部默寫，且完全無誤，他這神奇的記憶力，震驚了全羅馬。

留學期內，照例各地演奏，在Naples，聽

衆認爲他演奏時有魔附着，他左手指上的一只戒指，誰都說恐怕是一只魔術戒指罷。他於是不得不除了下來。

在Milan他演奏自己的新作歌劇Mithridate又爲聽衆所熱烈歡迎，該曲曾連奏了二十個晚上。從此莫扎爾德時被各地邀請演奏，每天幾無一分鐘的休息，總是過度工作，又常常生病。在這樣忙碌的生活中，他不斷地思念着留在家裡的母親和妹妹，他熱烈的感情，時在書信中流露着：『……爲我吻母親的手千萬回……』莫扎爾德從小勞碌，全然沒有享受到兒童時代的遊嬉生活的幸福。但是他的內心，却始終和善優美，充滿了生命的光輝。（虞）

## 後 記

這期的「校刊」，恰好趕上了我們學校的十六週年紀念，而且，我們的「學校概況」自從民國十八年以來，就沒有再印過了，所以，很早地，就想藉此機會，一舉兩得地印出一個紀念冊來。但是，彙集材料的結果，却感覺到了內容的不甚調和，而且紀念感言一類的文章，又都不大願意來作，於是改變了計畫。這期的「校刊」，仍照舊編輯，只是篇幅增加了將及一倍，而且編入了先生們的幾篇文章，和一幅繪畫。此外的材料大致另歸一類，緩期，另印「學校概況」。對於這次的要出版紀念冊，以小學部主任黃先生為出力最多，而且熱心主持，但是他的文章，以及另外幾位先生的，都因為改變計畫，沒有編入，這是非常抱歉的！（晦）



定價 每月二期 每期五分  
半年十期 五角  
全年二十期 一元